

第十二回 白丁公子狗洞裡思食天鵝 青眼泰山龍座前求婚丹鳳

詞曰：

癩蝦蟆，活小鬼，沒字之碑，妄欲諧連理。借問氤氳掌簿使，花蕊夫人，豈配登徒子。大人峰，應自主，雲與霞連，水向湘江止。丹詔銜來丹鳳嘴，枉卻勞心，到底原如此。

右調《蘇幕遮》

話說雲湘夫就是文小姐一段奇聞，人不盡知。過不兩日，家中漸漸曉得了，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竟說道：“太僕有兩個女兒，向來怕人求親纏擾，裝做了一個女婿，掩人耳目。如今年已及期，不得不嫁人了。”但不曉得文小姐這段緣故。外邊人信者半，不信者半。看看傳入二狀元耳朵裡來，雲狀元道：“此掩耳盜鈴之計也。畢竟一個就是文氏，一個就是石氏。看見我與兄兩無成就，又不得不設局賺人了。你看將來，必請人來與你我說親。水兄須將猿馬心腸繫牢，不可墮入他術中。”伊人亦唯唯不題。

卻說那白無文，自己一字不通，偏要討一個有才的為妻。自己滿臉生花，偏要討一個有貌者作配。訪來訪去，不惟才貌兼全者絕少，即有貌者一概沒得。若論閨閣中豈真無一個有貌的女子？只因白公子一副嘴臉，自己也看不過了。曾有人編他兩只《黃鶯兒》道得好：

君面好蹊蹺，似鍾馗，鍋底焦。痘疤好似珍和寶。舌兒帶刀，口生亂毛，更兼裝出諸般俏。愛風情，丫鬢盡怕，私下把頭搖。蠢殺白家郎，做文章，心便慌。不思茶飯萎萎樣，筆兒似牆，寫來屁香，歌頭曲尾田家帳。沒思量，天尊苦惱，腹痛肚中膨。自此有了口號，越發沒有人與他說親了。

忽一日，竟聞得了章太僕家有兩位小姐，忙來尋那晏之魁。那晏之魁已曾娶過一個，因死了，思量續弦。白無文對他說了：“章小姐才貌兼全，聞來甚是動火，與兄各娶一個，豈不甚妙？”晏之魁欣然道：“有如此尤物，怎麼許久不知。我和你今日不若先降到太僕家中，去呼他幾聲‘岳父大人，小婿要求令愛為夫人，萬望不吝。’他若不肯，‘岳父大人’、‘小婿’已叫得爛熟，名分定了。此計可妙麼？”白無文道：“不妥，不妥。聞得這章老兒極是奇怪。見了你我這副貴相，先掃去一半興。倘若要考起才學來，那時節，親事未成，先要急殺了。”之魁道：“如此怎麼處？”無文道：“聞得親事必須媒妁，我與兄不若各回家去，求父親為妙。我的求你父為媒，你的求我父作伐。諒一個天官之子，一個都憲之兒，這小小的太僕卿，自然惟命是從了。那時娶到家中，恣意作樂，真正快活殺了！”之魁道：“被你這兩句話，我的骨頭先是酥堆了，可快快回去，速速求親。明日行聘，後日做親，尚要遲兩日哩！”

兩個說完，果然各自回家對父親說知。那兒女之情，人人有的，兒子這等說得如花似錦，豈有不聽之理？先是白左都去望晏尚書，求他為兒作媒，晏尚書亦以其事相托說出來。都是章太僕之女，各各應允。

左都別了吏部，即到太僕家來。有人通報，太僕忙忙接進。相見時，左都極其謙恭，太僕忙問道：“不知都憲公有何貴干，枉顧蓬廬？”左都道：“下官非為別事，因家宰晏公令嗣，少年英俊，學力文章，人人傳誦，志不苟諧伉儷，必須金屋阿嬌，方許納璧，所以未獲齊眉。聞老罔卿令閨愛，四德優嫺，足與家宰令嗣相當，下官特作月下老人，以為秦晉系絲之使，老罔卿諒不見拒耳。”太僕笑道：“足承都憲公雅意，家宰公俯垂，豈不甚願。但兩小女俱已有託，不獲仰攀顯達，方命之罪，容當負荊。”左都道：“晏公朝廷重望，將來臺鼎之期，不卜可知。令愛與令嗣成婚，未嘗有所屈辱也。倘拂晏公之意，老罔卿能無慮乎？”太僕變色道：“婚姻大事自應擇婿，豈以勢分炎赫遂易。我若眷戀名位而以子女求媚取榮，此真狗彘不若矣，豈君子之心乎？斷不敢奉臺命。”左都見太僕說得斬釘截鐵，沒奈何，只得告別。

白左都方去，晏吏部又到了。太僕接見之後，便謝罪道：“方才都憲白公屈駕到此，為賢郎未曾受室，極道家宰公不棄寒微，欲與卑職通宋陳之好。不料小女福薄，俱已字人，不獲從命，有拂家宰公重聘厚情，故敢請罪。”晏吏部道：“原來令媛已許人了。所許何人？”太僕道：“所許雲、水兩位殿元。”吏部心下正不足意兩人，便冷笑道：“他兩位是簇新少年狀元，自然該許。老夫輩，過時頹貨，料然不及他的。但是慢慢看去，新的可交，還是舊的可交就是了。”太僕也笑道：“卑職這頂紗帽，久已不欲戴了，蒙聖恩不獲乞骸之舉。若家宰公可以見憐，得遂鄙願，感諭百朋。”說得晏吏部無言可答，便艱然而去。

太僕將此二事與二位小姐說知。文小姐道：“婚姻豈可以勢位相加，料也奈何爹爹不得。但是二狀元處，未曾訂得著實，怕他別有所圖。”太僕道：“我亦慮及於此，意欲央人去，竟說我還有兩女，與他作合，料必不辭。”文小姐道：“如此萬萬不能成了。他畢竟疑是石霞文之計，為文小姐、石小姐兩個作暗針也。”太僕道：“如此奈何？”文小姐道：“孩兒倒有一妙計，不若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兩狀元之心牢牢繫住，兩狀元之身牢牢縛定矣。”太僕與湘蘭小姐無不嘆為奇絕，太僕道：“只是得一個不尷不尬人去說方妙，此人倒也難尋。”文小姐道：“孩兒倒尋一個絕妙的人在此。”太僕忙問道：“是哪個？”小姐便說：“前日松風來此說破的那秋人趨，原與二狀元有舊，央他去說，決不疑心。”太僕便將名帖去請秋人趨。

卻說秋人趨在京開店，看見雲、水兩人中了狀元，絕不與他計較，竟將梅再福之名，認了自己真正姓字，久假不歸了。心裡思量要親近兩個狀元，又恐章太僕女婿會面說破，不好意思。正在那裡巧畫一條計策，去扳相知。不期的太僕名帖相邀，滿心歡喜，便欣然將胡須刷得光光，衣裳穿得楚楚，巾兒帶得方方，牙兒漱得白白，方寫鞋兒著得齊齊整整，白骨扇兒揩得干干淨淨，一程來見太僕。鞠躬盡瘁，滿面添花，“老先生”、“老大人”，忙忙打恭；“晚生”、“小子”，“小子”、“晚生”，急急稱呼。太僕與他說知此事，授計而行。

人趨歡喜無外，即便領命到狀元院中來。將兩個稟揭，央門上人傳進去。兩個狀元各將揭兒開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晚輩舊相知、秋豐賤號人趨謁見

雲鏢老、水伊老殿元老爺大人足下，幸祈勿拒，至感至感。

賤名單具

外又有兩個單帖，上寫道：

眷侍晚生秋豐拜

雲、水二狀元看了，笑個不住，只得出去迎接。秋人趨看見來接，此身如在夢中，又如在浮雲裡，幾乎曲折了腰，拱酸了手，口中不絕道：“晚生該跪門求見，怎麼倒煩二位狀元勞動。”再不肯走，又道：“狀元請先，容晚生跟隨而入。”轉是雲、水兩個笑道：“秋兄舊相知，何須如此？”人趨萬分不安，只得一拱道：“小子無狀，從命了。”縮縮退退、局局促促，一路趑趄不前。到了院，忙道：“二位狀元請臺座，容秋豐拜見。”未及回言，雙膝兒已然跪在地了。兩狀元慌忙攙起，道：“秋兄如此過舉，小弟們倒不安了。”然後起來相見，無數巧言令色，又足恭之態，不暇細述。坐定椅上，如有芒刺屁股，也不著實。

水狀元道：“自西湖一別，不料又兩年矣。”人趨忙打恭道：“原來狀元爺還記得。”雲狀元道：“兩年來妙技想一發精了？”人趨又打一恭道：“托賴狀元爺洪福。”水狀元道：“秋兄今日有何見教？”人趨忙答道：“小子無事不敢擅見。只因有個章……”說了半句，竟不說了。原來慌慌忙忙，幾乎說出“章太僕央他來”的話。雲狀元道：“秋兄為何說了一個章字便住了？”人趨忙轉口道：“不是說章，是說相。京城外有個相氏，向系舊族。如今有兩位小姐，年方二八，才貌兼全。有一令兄，名為相水蘭，哥妹三人面龐仿佛，不肯輕易擇配。必要天下才與相敵者，方許嫁之。小子聞兩位狀元爺尚未娶夫人，特來作伐。”水狀元道：“承兄盛情，只是不要假借他人名色方好。”秋人趨連忙答道：“天下惟有小子秋人趨，這樣老面皮假借名色，此外豈猶有其人耶？況那相氏，現有兄在，狀元爺欲睹其妹，觀其兄即可知也。欲試其才，即時出題，立等其才，亦無不可。如要假，哪裡假得？要冒，哪裡冒得？狀元爺高明貴人，自能明見萬里，何必狐疑？只怕舍了這兩個才女，再無人可配狀元爺了。”

伊人便對雲狀元道：“秋兄既如此說，明日便同雲兄一往以試其言，何如？”雲狀元道：“小弟只為總兵一片美情，此心不忍相背，水兄竟自去罷。”水狀元道：“雲兄何痴也！琵琶已在他船上彈矣，而猶戀戀此造琵琶之人。況覆水之談，兄意絕矣，而猶作此想，將如藕雖斷，而絲猶未斷耶？不然，守口之小信，忘宗嗣之大計，竊為君子不取也。”雲生被水生幾句話打動了心，便道：“章臺之柳，既已攀折他人手矣，尚何未斷之絲？今聞兄論，風流腸肚本不堅牢，被伊牽惹，能無斷乎？”水生大喜，對人趨道：“雲兄已肯作劉晨，明日阮肇當攜手同行，而入天臺矣。但不知果有仙姬否？”人趨道：“梅再福可以假得，劉晨、阮肇亦可以假得，狀元爺竟學秋人趨後身耶？”說罷三人大笑。留了人趨便飯。

人趨別後，即忙報知太僕。太僕忙於城外尋個幽避之所，將二小姐乘夜抬往，沒人得知。

後日，人趨果然同了兩狀元，出城尋訪。兩狀元於路商議，將名姓果然改了。雲狀元改姓名巫雲，水狀元改姓名藍水。人趨不識居處所在，轉是逢人便問，所問之人即是太僕差來打點應答的。到了一個所向，真是綠水繞孤村，青山圍小屋，好鳥有聲，野花無數。水狀元心中快然大喜，道：“所謂天臺，是耶？非耶？”雲狀元亦道：“洞口桃花何在也，也不知果得享胡麻飯否？”

說話之間，早已見幽人之室矣。人趨假問一聲，即便推扉。而無如十叩不開。流連半晌，始有俊俏書僮，啟扉而出。忙將名帖接了進去，復出來說道：“家相公偶抱微痾，不及奉接，請相公進去會罷。”

三人一徑進去，果然幽窗寂靜，白日羲皇可接；小沼沉綠，半帘花鳥相掩。書僮道：“相公請坐，家相公即刻出來了。”不半刻，“呀”的門響，只見一個少年秀士，飄飄然有凌雲之志，渺渺焉真如玉之姿，不讓渡江的司馬，宛然擲果的潘安。假作病容，愈增波俏；佯為嘔穢，益見豐神。與三人揖罷，低聲微氣，若不勝言，說道：“承三兄遠訪，本當陪侍。奈弱體多災，久羈底一，即欲歸寢，幸祈恕罪。如有臺論，不妨令小僮傳命。”兩狀元道：“不期兄有貴恙，反攪起居，請自便安，何敢過勞貴體。”相水蘭便一拱道：“得罪了。”即便進去，而兩狀元悵悵然如有所失。

秋人趨對那書僮說道：“這裡巫、藍二相公，當今有名才子，久聞你相公奇士，特來拜訪。”說罷起身，扯書僮一邊，說些兒鬼話。書僮早已會意，忙到裡面去。一會即出來，傳說道：“家相公傳言，二位相公天下仙才，自有飛瓊芷珠作伴。家小姐塵凡陋質，何敢仰締潘楊，以辱有名才子。但既蒙枉顧垂青，家小姐各有詩題請教，不吝珠玉，幸即揮毫。”秋人趨便笑道：“你家相公小姐倒會難人。畢竟疑兩位相公不是才子，故要考一考，以辨真贗麼？既如此，快將文具出來。”只見書僮進去，捧了筆硯，各將錦箋一幅，鋪在古幾。巫雲一個詩題是“雲破月來花弄影”。雲狀元凝思半刻，早已揮成了，道：

巧雲欲傍廣寒宮，思見姮娥竟不逢。

夜半偷閑丹桂殿，花枝含笑上帘籠。

藍水一個詩題是：“返照入江翻石壁”，水狀元也不假思索，一揮而就，道：

江水悠悠最有情，夕陽倒影萬峰明。

長流如何藍橋去，應化芙蓉一座城。

寫完，秋人趨俱接來一看，大聲贊之不絕。即便將詩付與書僮道：“兩位相公，詩中之狀元也；而兩位小姐，豈非詩中之狀元夫人乎？”兩位相公請為傳語道：“詩既成矣，兩位小姐尚蒙許可，即步原韻見還，幸勿吝教。”

書僮果然拿了進去。不一時，和詩已雙雙俱到。只見書僮呈一箋與雲狀元道：“此大小姐之作也。”上寫道：

奉和雲破月來花弄影原韻

無心出岫到蟾宮，既見姮娥嘆不逢。

一片彩霞雲外落，光搖花影進房籠。

一箋遞與水狀元道：“此二小姐所作也。”上寫道：

奉和返照入江翻石壁原韻

湘江不盡足知情，石壁翻空情愈明。

謝得余波涵返照，芙蓉一語破愁城。

兩狀元大驚道：“應對之敏，詩思之巧，兼擅其長。紅粉一席，奪我鳳凰池矣！惟秋兄則不知，天臺路有如此捷徑也。今將何以慰我二人？”人趨道：“二公未要著急，少不得將來仙女供劉阮之唱隨也。”即將二生之意轉對書僮說了，要求許允。書僮兩兩傳述道：“家相公言：家小姐雛鶯學語，何敢與鳳凰比肩；荊布陋姿，何敢與仙姬並立？乃蒙二位相公見賞若此耶？若不棄葑菲之根，亦願供箕帚之役。但百年大事非可草率，秋相公既執柯盟，須擇吉以納採，方為鄭重。若只憑紅葉一詩，即可作纏頭疋錦，倘後白頭致寄，保無遺悔茂陵。相公說話如此，秋相公斟酌可也。”秋人趨道：“這也說得有理，必要二公擇吉聘定，然後聽憑，二公意下何如？”兩狀元目醉心迷，唯唯不迭。人趨便討日歷來看，擇了吉期，同二生謝別。書僮代命，送了出門。

一路歸院。至期，果然納採，仍將巫、藍二姓出帖。

你道書僮何人？乃是白蘋假扮的；相公何人？是章小姐假扮的。恐他不知面貌，故略出來見一面。又恐章小姐不比文小姐扮男人熟，露出差澀之態，故裝作病形，一出即進去了。此都是文小姐之計。

這且不提，再說那晏、白二公，因太僕不肯許婚，暗暗使人訪緝，方知未曾許配雲、水二生。又打聽雲、水已聘相氏之女，大怒道：“這老兒竟如此可惡！以家宰之勢、都憲之尊，竟不能求一太僕之女為媳，難道罷了不成？”兩個商議定了，各上一本，要求天子主婚。天子道：“婚姻，人道之始也，須兩相配合。二卿既有佳兒，朕須面諭章卿，令彼心允，不得勉強從事。”便傳旨召太僕上殿，諭以晏、白求婚之事。太僕面奏道：“臣年邁無嗣，倚二女為後計，須當擇人而配。二女得所，則臣亦得所矣。今晏、白二子惟務花酒流連，不與詩書對面，依父勢為長城，藉蔭襲為衣鉢，若臣以二女獻諂取榮，不顧身後，則誤二女，實即自誤也，此臣所以不敢輕許。今蒙聖諭諄諄，何敢固為隱晦。伏乞陛下即召二臣之子，出題面試。如果尺有所長，臣甘伏逆旨之罪，將二女送婚二宦，萬無所悔。惟陛下裁之。”

聖上果准了奏，即傳旨召二子上殿面試。二子嚇得魂不附體，沒奈何，病又生不及，死又舍不得，不來又恐違旨，只得隨旨入朝。聖上道：“章卿道汝二人學問未充，恣情外務，故不肯以女見許。朕今召爾面試，如果有才可取，當撤金蓮燭送汝成婚也。”二子只得拜謝。聖上又問道：“汝二人善於詩詞麼？”兩個大著膽道：“臣等究心墨學，不暇旁鶩，詩詞實未曾學，有所不知。”聖上喜道：“如此則是有志於《詩》《書》了。朕就出一題，作一篇文字罷。”聖上便將《四書》一覽，因無文姓白，就出了“猶白之謂白歟”一節，因之魁姓晏，就出了“晏子以其君”二句，賜了紙筆。

從早至午，苦思力想，單做得一個破承題。思量望人代做，這個所在，誰敢虎項捋須？聖上等得不耐煩了，便問：“可曾完否？”二子拜答道：“臣等向來文思最為敏捷，今見天威咫尺，思致苦索，破承題方才做完。容臣等歸家做絕妙的，以呈御覽，感激無任，瞻天之至，謹拜懇以聞。”天子笑道：“汝要歸家做完，則金蓮燭亦撤不成，二女亦無福消受矣！”忙叫內侍取他破承題看。只見白無文寫道：

一節而十白焉，可謂白而無加者矣。蓋天下何物為白之至焉哉？必若孟子所雲：一白而再白，再白而三白，三白四白，五、六、七、八白，以至九白十白焉，則可謂一白而無不白與。

又看那晏之魁的，只見寫道：

上有雄晏子，而下則雌晏子可知矣。夫晏子因有雌有雄也，今之在上者非雄晏子，在下者非雌晏子耶？宜乎其得意而顯也，又誰管其仲不仲哉！

聖上看罷，忍不住笑道：“如此污穢之才，混入成均之地，即朕有子如此，恐無人肯以女為妃也！奈何晏、白二卿不自為恥，而反見怪章卿，以致瀆奏，幾致污蔑章卿二女。理宜問罪父師，姑念二卿國之重臣，將二子黜歸，就學三年，二卿罰俸三年，以懲不教不學之恥。章卿二女，聽其自許配人，免得再有晏白之子，希冀牽絲，以自取戾。”

天子說罷，太僕即上前奏道：“臣長女許配雲劍，前因《甘露詩》，已奏知聖明矣。次女欲配水湄，但俱未有媒約定盟，以致強求入幕。若得聖明面諭二臣，臣女之幸也。”天子大喜道：“朕不意二卿尚還未娶，卿女正宜配之。朕當為卿面諭。”太僕謝恩而退。正是：

他求我不肯，我求他不應。

天子做媒人，男女方相稱。

此後有分教：青城山下，重會故人；金華殿中，忽逢月老。要知端的，且看下回分解。